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的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目 录

第一章	惊天神射	(1)
第二章	意料之外	(18)
第三章	回风归穴	(30)
第四章	回疆奇冤	(44)
第五章	九大门派	(57)
第六章	元妙真人	(72)
第七章	铁甲神鳄	(85)
第八章	博弈双仙	(100)
第九章	美人关前	(115)
第十章	惑心幻术	(128)
第十一章	金玉府第	(143)
第十二章	玄天迷阵	(156)
第十三章	目空天下	(169)
第十四章	步步危机	(181)
第十五章	天山逸叟	(195)

第十六章	万象秘典	(209)
第十七章	折箭为盟	(224)
第十八章	修罗宝刀	(236)
第十九章	水晶宫主	(249)
第二十章	崇明散人	(264)

第一章 惊天神射

金仆姑是箭名。

以鹭翎为翼，箭身特长，射程特远，创敌力特强……

第一次出现于文字记载是左传——庄公十一年，“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

然而在一般江湖武林健雄豪士们的心目中，这三个所代表的意义却不如此简单！

它象征着死亡，代表着正义。

它！也是一个难解的谜。

金仆姑惊传江湖只是两年来的事，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能像字一样，在短短的几月中，造成如许的轰动。

总共有十六个人丧生于这支长箭之下！其中十二个是闻名江湖绿林巨寇，四人是众所不齿的武林败类……

这十六个都是邪恶的化身，有许多正义之士曾经费尽心力，必欲得之而甘心，可也一直无法成功。

因为这十六个人都个有一身诡异莫测的武功，行踪飘忽，大规模的围歼网不住他们，落单的两三人反而蒙受其害。

正当邪恶的势力一天盛于一天时，这一支正义之箭出现了，像天外发来的一支神箭，从雄霸一方的“人屠”潘元甲开

始，到最狡猾的“九尾狐”邱媚为止，在两年内次第饮箭毙命，结束他们罪恶的一生。

每一个人的死状都是相同的：一箭穿胸，箭镞透过后背，深深的钉在岩石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九尾狐”邱媚之死。

这美人其面，蛇蝎其心的妖妇，惯于前十五人的惨死，特别提高了警觉，除了深匿远隐之外，还穿上厚达半寸的钢甲。

结果人们在黄山始信峰上发现了她的尸体，那一箭居然穿透了两层钢甲，将她钉在始信峰巅的壁上！

奸邪伏诛，足证天道无亏，人心大快之余，连带对那发箭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谁有那么强的臂力呢？是谁有那么高深的武功呢？

有人仔细地研究过那株箭，箭长三尺，竹杆，钢镞，鸢翎，一无出奇之处，唯一奇特的是箭杆上刻着三个纤巧小字：

“金仆姑”

金仆姑是箭名？还是人名呢？没有人能解答这问题，宿学的人翻遍经典籍册，好事的人询问天下的名射手。

前者只找到一则短短的记载，后者却得到更多的学悖。

伏波将军马援曾一箭穿九峰而慑魄器，那只是神话的穿插，最强的五石巨弓，可发二百四十步。

可是始信峰高逾千寻，一峰如笔刺天，邱媚是贴背钉于峰上的，最近的落脚处也在八百步以外，射远八百步已超出人体能力的极限，透两重钢甲，入石四寸，那简直是神为了！

正在人们对金仆姑作疑人疑神的猜测时，金仆姑又传出更惊人的消息！震世锄奸，十六支惊翎长箭，支支完整无缺，都由举世钦仰的武林宿耆“石中莲花”石广琪保存着，一个深夜，石广琪所居的“青荷山庄”的一大门上出现第十七支箭，

这次没有杀人，箭尾却附了一纸小笺，笔迹挺秀，写下一段令人振奋的消息：

“壶中箭将尽，此物得之不易，放眼浊世，待诛之人万千，当不能令宝弓生尘也。”

今宵鬼节，趋诣殊为不敬，月再团圆时，当踵府领回散箭，且为长者寿，幸祈无吝杯酒……”

笺不没有具名，可是那支鹭翎长箭已说明了一切。

“石中莲花”石广琪是最受人尊敬的老侠客，青莲十八掌享誉武林达六十年之久，一手石劳子暗器与“撒箕布斗”手法尤为精绝，平生行事正直，隐为群豪之冠，他坐落于天目山下的青荷山庄，便是正人侠士时相遇往之所。

两年前为了那十六个凶人闹得太厉害，石广琪曾遍撒武林英雄帖，邀请各路豪侠共襄除邪壮举，结果总是因为事机不密，赶到哪里都扑个空，而且一个不慎，反倒牺牲了好几个与会的高手！

石广琪早就想退出江湖了，就因为这桩心愿未了，一直未能如愿，金仆姑初现，他很兴奋，也很注意这个暗中伸张正义的人，所以把每一箭都收集保管起来，他知道那个人迟早都会出现与他见面的！

十六凶人相继伏诛，金仆姑也答应与他见面了，石广琪中的那份高兴，就不用说了！

接笺的那夜是七月半，正好是俗称鬼门闭关之日，石广琪为了超渡那些死于江湖纷争，献身正义的英雄，曾经礼陋高僧，设盂兰盆会，诵经祭奠。

那天他感慨无穷，与几个好朋友喝了一顿闷酒，休息得很早，却不想第二天清早，就发现了那支长箭与那封不具名的短

笈！

明月再圆，当然是一月之期，不但是中秋佳节，恰巧还是他八十嵎的寿辰，这个日子拣得太好了！

消息传得很快，不出半个月，几乎已尽人皆知！

以石广琪在武林中的声望，拜寿的人已经不会少，再加上这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谁不想前来一睹那神秘箭手的庐山真面目。

“青荷山庄”从接到信那一天开始，就忙碌地准备着，想到这次来的人一定多得无法计算！所以江浙地面的武林人物，也自动地参加帮忙，一面着人到“青荷山庄”帮助接待事宜，一面空出自己的屋舍以便招呼远来的贺客！

轰轰烈烈于忙了二十多天，总算有了一点头绪，石广琪统计一下已到的人数，已有三千多，远有许多不速之客，可能会超出四千人！

听堂容下，他干脆把寿堂设在庄前空地上，地广数亩，席开四五百桌，创武林从所未有之盛况！

天公作美，那一夜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一轮明月分外皎洁，广场上但见人头攒动，笑语喧天！

石广琪年高德邵，辈份也高，他在广场的中央，架想一个木台，台高八尺，宽逾寻丈，除了一对大红烛照着一幅大寿字立轴外，还用红绫并展出那十七支鸾翎长箭！

是石广琪的意思，让那些拜寿的贺客对这十七支长箭的主人也表示一番虔诚的敬意！

寿也拜过了，数不尽的颂辞也尽了，月到中天，已是二更时分，大家所盼望的人始终没有出现！

身为主人的石广琪总不能让客人等下去，只好吩咐开席，

在木台前面，有一张大桌子，大红桌布，辉银餐具，却只设了六个席位！

石广琪自居末座，两旁打横相陪的是一僧一道，一尼一俗，这四个人在武林中的地位自毋庸赘述！

一僧一道，是少林首座见性大师与武当元妙真人！

见性大师号称大力神僧，内外兼修，为嵩山本院藏经阁住持会，职掌仅次于掌门明性大师。

元妙人是武当掌门青严道长的师叔，为武当硕果仅存元老，曾以神龙七剑挫败天下剑术名家，在泰山剑会上膺得天下第一剑之尊誉，不过他本人让冲自守，终年藏真于武当山中。

这两人都是代表本门前来祝寿与会，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识那金仆姑的主人。

老尼是九华山无垢师太，为九华剑派掌门人。

那俗装老者是石广琪的莫逆知交，“铁伞先生”邵浣春，武林泰斗，技击名家，一柄铁伞随身，江湖宵小闻风丧胆，与石广琪一样无宗无派，却备受世人尊敬！

四千余宾客中，固不乏各方英雄，却不再有人够资格坐上那一桌了！

靠木台的那一边位置空着，大家都知道那是为着谁留下的，所以那一个空座位倒吸引了每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位子会不会有人来坐呢？那个人将是怎么的形貌呢？”

每个人都在心中暗念着，急切地祈盼着！

石广琪端着一杯酒站了起来，先朝那空的座位望了一眼，微微带些失望，然后才双手捧杯，朝四周作了一个罗揖，四座立刻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

石广琪十分感动，频频地点着他须发如银的苍首，等掌声平息后，才以响亮而又激动的声音道：

“各位朋友！今日乃中秋佳节，适逢兄弟贱辰，承蒙诸君不弃，远道来贺，若说为兄弟庆寿，则万分不恨当，权藉杯酒，就算是与诸君同度佳节吧……”

旁座的邵浣春道：

“石兄不必客气了，你致力于江湖纷争六十年，无时不以正义为重，才创下这赫赫声望，我们来给你拜寿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声音虽不大，却可传遍全场，足见他内功之精纯，四下立刻涌起一片赞如之声：

“应该的！应该的……”

石广琪更激动了，点点头又道：

“兄弟无德无才，却蒙诸君如此厚受，实在惭愧，所幸诸君今日之来，尚可以见到一位举世同钦的奇侠，这位奇侠的义行伟绩，老配也用不着多加叙述，因此兄弟利用贱辰与佳节之便，将这位奇侠介绍给诸君见面，这才是今日之会中最富意义之举，对于这位奇侠，兄弟与诸君一样的倾仪，一月前承这位奇侠器重，许于今日相见，可是此刻已过二更，那位奇侠仍未现身，不知是何原故，以那位奇侠的崎岖磊落行径，兄弟相信他必不会爽约，因此兄弟敬代表诸君，将此第一杯酒献给那位奇侠，假如忤来了的话，就请他快点现身……”

这番话的目的自然是说给那个人听的，不过意思相当诚恳，四座一阵哄乱，连与他同桌的四个人也都站了起来。

邵浣春接口道：

“石兄的话是不错的，那位英雄的传迹的确值得我们尊

敬，我们动了那么多人力，想剪除那十六凶人不可得，他一个人就办到了，不过我们今日前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石兄祝寿，在那位英雄尚未现身以前，这第一杯酒还是祝石兄寿永千秋吧！”

四周一阵哄声附和，纷纷都叫着：

“石老英雄寿永千秋……”

石广琪无法推辞了，只好举杯激动地道：

“谢谢！谢谢各位，大家等久了，请请……”

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四座豪雄也纷纷举杯，不管能喝不能喝，每个人都干了那一杯。

石广琪仲着空杯，大声叫道：“各位别坐下去，听兄弟再说一句话，请各位将酒再添满了，第一杯酒兄弟叨扰诸君厚爱愧领，这第二杯酒理该敬那位奇侠了，只是他还没有来，兄弟想就对那伏羲锄奸的十六支骛翎金仆姑长箭表示一番敬意吧……”

大家都哄声答应了，乱腾腾地斟酒，闹纷纷地谦让着先后，好容易才安静下来，石广琪肃容对着木台，双手举杯过顶，正想再表露一点心中的敬意说几句话，忽而半空中响起一串叮铃铃的清脆铃声与掠空的啸声……

这一阵铃声并不高，却给每一个人都能听得很清楚，大家先是一怔，继而心中一阵兴奋，大家都暗叫道：“来了！来了……”

因为每个人都能听得出，这串铃声是发自一支响箭，有谁敢在这种场合上发响箭？自然只有那个人了！

“那是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都对着那响铃的方向搜索着，却是一无所见。

激越的铃声刺动着人耳，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出它正确的方向，愕然片刻后，眼睛尖的人才隐约见到头顶上有银色的光芒一闪，连忙用手指着叫道：“在这儿……”

一嚷之后，立刻有人急问道：“在哪儿？在哪儿……”

叫的人来不及诉述，只是用手指追着银光连点，那一道银光飞极速，像一条银蛇似的乱窜。

终于大家都看见了，可是每一个人都反而噤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脸上充满了惊愕的神情。

因为那道银光带着清脆的铃声，居然走的不是直线，它像一颗不受羁约的彗星，着一条闪亮的长尾，或左或右，盘旋曲折，在不规则的轨道上飞行着！

这是什么玩意？自然是一支呼箭，目力较强的人早已看出那是一支同样的鹭翎金仆姑，箭尾上附着两枚小巧的银铃。

箭能射出这种手法，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

静！出奇的寂静。

四千余人的大广场上，除了那叮叮铃声外，简直就听不到别声音……将近有九千只眼睛都随着那一溜银光移动着。

慢慢地！慢慢！那银光的速度缓了下来，带着悠悠的微光，铮琮的轻音，落向那木台的红绦上，与早先排在那儿的十七支长箭并列在一起……

石广琪轻嘘了一口气，发出衷心赞佩的叹声，低低地道：

“神射！神射，我活了八十岁，今天算是第一次开了眼界，即使是亲眼看见了，我依然不相信人间有这种手段……”

少林见性大师低叹一声道：“石施主！这一定是箭主人惊到了！你快招呼一声吧！”

石广琪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

接着他虚空一抱拳高声道：“石某敬迎金金仆姑主人侠驾光降！”

语声才落，广场旁的对岸响起一片雄壮的歌声……

原来石广琪号膺石莲花，他的居处又名青荷山庄，所以才在庄院的周围凿了方圆数里的一片水池，池中遍植莲花，此刻虽是中秋，仍有一半荷花未谢，歌声就是从荷池的西南解上传来的：

身荷一弓走江湖！
江湖虽好多豺虎。
豺虎当道强凌弱；
腥风血雨江湖路！
男儿生当江湖老，
誓歼江湖豺与虎，
歼豺屠虎何所恃？
袋中鸢翎金仆姑……

嘹亮的歌声，激烈的豪情，一条金光闪烁的人影，像翩翩临空的轻鸿，飞掠到荷池上，有时一点摇曳的荷花，有时藉足擎盖的残梗，几下跳跃，落到岸上。

那是一个风度俊逸的年轻人，岁数绝不会超过二十五六，身着金色的劲装，背上斜跨着一口大弓，腰间金色的箭囊中，还插着两支长箭！

他神态从容地踱了过来，对于那些惊愕的眼光视若无睹，一直走到木台前面，才对石广琪道：“对不起！在下来迟了一步，竟赶不上替老英雄拜寿了！”

石广琪怔了半天，才惊觉过来，连拱手回礼道：“岂敢！岂敢！老配与数十位江湖朋友，祈盼大驾，如大旱之望云霓，幸

接华轩，草木沾荣，请教贵姓……”

那少年淡淡地道：“敝姓金！”

石广琪连忙道：“金大侠请坐！”

用手一比那空出来的位置，少年拱拱手道：“多谢，主人翁请坐，各位也请坐！”

说着话人也坐了下去。

大家不禁又怔住了，这个姓金的年轻人即使就是那金仆姑的主人，即使他干下那种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他的礼貌也太差了！

那个位子虽然是给他留着的，但那是最尊崇的座位，别说两边还是各家名门宿耆，就论岁数他也不该坐，就是坐了他也该谦虚一番，可是他坐下后居然毫无表示，而且还摆摆手道：“噢！各位怎么不坐呢？”

石广琪身为主人，只得率先坐了下来，四位陪客中倒有三位方外高人，尘心淡泊，无所谓地坐下了。

铁伞先生邵浣春有点服气，慢慢地坐了下来，斜瞟他一眼道：“金大侠台甫如何称呼？”

那少年淡淡地道：“在下的箭上不是刻着的吗？”

邵浣春一证道：“原来是金大侠的名号，老朽还以为是箭名呢？”

少年微笑道：“在下原来叫做金蒲孤，乃蒲草之蒲，孤独之孤，与敝箭金仆姑三字念一为差不多，所以用那个名字叫我也行……”

邵浣春脸色微微一动道：“金大侠锄奸义行，举世同仰，只是想不到金大侠如此年轻！”

金蒲孤轻轻一笑道：“有志不在年高！”

语气更是狂傲，这下子连做主的人石广琪也觉得不太顺耳，忍不住道：“大侠初来之先，曾以鸣镝一示穿杨神技，老朽钦折之余，以为大侠必是与老朽差不多岁数……”

金蒲孤抬眼轻笑道：“石老英雄何以会有那种想法？”

石广琪平静地道：“老朽以为要达到那种火候的境界，即使是天纵奇资，也非得加上几十年苦练不可！”

金蒲孤笑笑道：“石老英雄可是不相信在下具有那种能耐？”

石广琪用手一捋长须说道：“老朽怎能怀疑金大侠之能，只是鸣镝绕空，与黄山始佳峰上，一箭洞穿两重钢甲，钉狐于千寻岩上，竟然是出自大侠这么一位年轻奇士之手，老朽实在……”

金蒲孤一口喝完面前的酒，站起身来道：“看来在下倒是该当众献丑一番了！”

邵浣春立刻道：“大侠若是肯令我们再开一次眼界，老朽当引为莫大之幸！”

金蒲孤用眼一视石广琪道：“石老英雄允许在下放肆吗？”

石广琪的确想亲眼再看他表演一次，也赶紧道：“四座的江湖朋以都是为了瞻仰大侠风采而来，大侠若允一展神射，相信大家都巴不得……”

金蒲孤笑了一下道：“既然老英雄如此抬爱，在下怎敢秘技自珍，今日到会的朋友太多，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见，在下想藉老英雄的寿堂一用！”

石广琪笑着点头道：“大侠请不要客气，老朽所以要搭这个木台，主要就是为了备大侠使用，因为天下英雄对大侠心仪已久，老朽想将大侠介绍给大家时，一定要站在个醒目的地

方！”

金蒲孤双肩轻轻一晃，人已飘上木台，随手将红绫上的长箭都收到腰间箭袋中，然后抽出一支，解下肩上的巨弓，搭矢弦上，俯首深思，好像在想这一次该用什么手法表演。

石广琪见他把长箭都收了起来，脸上微动了一下，不过并未任何表示，心想若真有那种功力，这原是他的东西，还给他是应该的，假如他是个冒名顶替的，四座都听不见了！每个人都盯着他看着！

就在这紧张关头，武当元妙真人突然发出一声呼道：“金大侠请等一下！”

金蒲孤果然停下手来问道：“老道长有何见教？”

元妙真人咳了一声才道：“大侠这一箭不知以谁为靶？”

金蒲孤神色微动，四下之人也为之一惊。

可是金蒲孤立刻恢复了平静，淡淡一笑道：“老道长怎知在下以人作靶！”

元妙真人想了一下才想：“贫道略知相法，方才见大侠目中杀机已现，合当有血光之灾！因以动问！”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老道长的相法的确高明，在下心中确实已想好了一个人为对象……”

石广琪一惊道：“这可使不得……”

金蒲孤色一沉道：“在下金仆姑下曾连杀十六人，老英雄以为哪一个人错杀的？”

石广琪一怔道：“没有！大侠所为之事，正是我们想为而未能为之事，那十六人恶贯满盈，天下共愤……”

金蒲孤笑了下道：“所以在下今天所杀的人也绝不会错！那人不但有取死之道，而且与在下尚有血海深仇，在下所以在

今日造访老英雄，正是想当着天下英雄，揭发他的罪行而置之于死地！”

石广琪一怔道：“这个人是谁？”

金蒲孤微笑道：“这个人在下可不能说，反正那个人自己心理明白，长箭虽利，不杀无罪之人！”

石广琪这下不能再问了，他自己以道义为肩，讲究恩仇了，金蒲孤抬出了这个大题目，封住了他的口。

见性大师合掌起立，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冤家宜解不宜结，大侠何不……”

金蒲孤立刻拦住他的话道：“老禅师是方外之人，跳出三界外，何必再要理这些人间是非！”

见性大师觉得这个年轻人辞锋尖锐，一时也想不出用舒适话来说服他，沉吟片刻才道：

“金大侠既然如此说，老衲自是不便多言，只是今日乃石施主的八十寿诞，为了图个吉祥，请大侠暂时放过此事如何？”

九华派掌门人无垢师太也合什起立道：“老尼亦请大侠箭下留情……”

金蒲孤想了一下，才点点头道：“好吧！既是二位世外高人说情，在下也不便大为己甚，我答应今天绝不伤害人命！”

说完搭上长箭，嗖的一声，箭影掠空而去，却是笔直地对着天空发射！

四外群豪自从元妙真人说出金蒲孤将要以人为靶的时候，个个大惊失色，人人岌岌自危，他们对于这年轻人的箭技尚在半信半疑之间，可是见了他那种坚决而沉静的态度，又不能不提高了警惕，每个人都将自己本生的作为飞快地在心头回忆一遍！